

中國文學研究叢刊

孔子詩學研究

文幸福著

雨齋檢署



綴秋蘭以為佩

彭柳青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文
幸
福
著

孔
子
詩
學
研
究

兩
齋
檢
署



臺
灣
學
生
書
局
印
行

孔子詩學研究

文幸福著.－修訂一版.－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
2007[民 96]

面；公分

參考書目：面

ISBN 978-957-15-1349-2 (平裝)

1. (周)孔丘－學術思想－文學
2. 中國詩－歷史－先秦(公元前 2696-221)
3. 中國詩－評論

820.9101

96003463

孔子詩學研究 (全一冊)

著者：文 幸
出版者：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福
發行人：盧 保
發行所：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宏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郵政劃撥戶：〇〇二四六六八號
電話：(〇二)二三六三四一五六
傳真：(〇二)二三六三六三三四
E-mail: student.book@msa.hinet.net
http://www.studentbooks.com.tw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印刷所：長欣彩色印刷公司

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電話：二二二六八八五三

定價：平裝新臺幣三〇〇元

西元一九九六年三月初版
西元二〇〇七年三月修訂一版

82025

究必害侵・權作著有
ISBN 978-957-15-1349-2 (平裝)

自序

孔子曰：「吾自衛返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又曰：「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諸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爲？」司馬遷遂據以謂古詩三千餘篇，夫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。則孔子「雖多亦奚以爲」之「多」字，正指三百五篇以外更多之詩篇也；劉大白亦主是說。故今存之詩經，爲夫子選錄以教授其弟子者，應屬可信。孔子，人稱至聖先師，今所謂教育家也；教育之道，性情爲先；而詩尚性情，所以導達性靈，歌詠情志者也。則夫子之特重詩教，蓋有以也。易、書、詩，孔子前之舊聞也；孔子於易惟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於書亦但引：「書云：孝乎，惟孝友於兄弟。」如此而已。然其於詩則異，論語載孔子引詩三，論詩九，言詩、訂詩各一，與弟子論詩二，合計一十六條，時或切磋之，或雅言之，群經傳記載其言詩引詩者，且凡百數，則詩之爲教獨大，而夫子之獨重於詩，豈無故哉？故孔門弟子之論詩，漢儒之言詩，實皆孔子之詩學也。

夫子論詩，最重事父事君之大義也。蓋人倫之道，詩無不備，故資於詩以事父，可以廣孝思；資於詩以事君，可以廣忠藎。由其依違諷諫，不指切情事，故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

以戒。故詩之教，極於君父，又可知也。興、觀、群、怨，性情備矣；歸之事父、事君，則詩之本義可知。故讀詩者透徹興、觀、群、怨之旨，乃能得忠孝之大。夫子之論詩，雖重其修身教化功能，然語其大義，終歸於事父事君；此與春秋之寓褒貶，明善惡，懼亂臣，駭賊子，其義相仿。孟子之時，世道衰微，孔子之道不著，而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，於是主張法先王，言必堯舜，以仁義治國，藉仁義尚志，故其援詩以明「王道」與「仁義」者，與孔子仁德君父之意，正相契合。孟子而後，言詩之風益盛，荀子更以詩為經為典，其引詩亦每與禮樂並稱，尤特重於「誦詩」與「為禮」之事。以為「詩言」，乃聖人中正意志之所託。羅根澤稱其不惟「文以載道」，直是「詩以載道」。孔子論詩以明事父事君之大義，孟子援詩以明王道，行仁義，而荀子稱詩以隆禮，固有其相承繼統之脈絡也。漢興而後，今文家又最重教育，而詩尚性情，具溫柔敦厚之教，興觀群怨之旨，故文帝置一經博士，而餘經未立；則詩之見重於當時，蓋以其為孔子之詩學也。

夫子一則曰：「興於詩。」再則曰：「詩可以興。」是「興」之見重於聖門也。毛公承子夏、荀卿為詁訓傳，亦獨標興體，以其有深意存焉，而唯恐後學之不察也。詩之本質在情性，故一切有情莫不愛詩；興者，為其情潛藏隱伏，未經反省，不自覺其存在，祇偶緣於外物之觸發而湧現，遂先言該物以引起所詠之辭；然其物之所以能觸情者，必其物象與主題有所共通，故興體無不兼意，祇是彼此關係非由理智導引，純取主觀，故下文直須道破，而意在言內。比者則其情業經反省，顯然知其存在，故尋索外物以寄，即所謂以彼物比此事，由其經

理智刻意安排，而彼此關係亦有其客觀之存在，尋繹可得，故其意常在言外。比賦易明，而興體難知；比興皆兼意，惟比之理顯，而興之情隱，故毛公獨標之。凡毛傳所標「興也」，爲未有不兼意者，與後學視之爲寫作方法，而刻意安排之藝術表現者不同，未可混也。而近人每引後代詩作，及其興法之藝術表現者，擬論詩經之興體，以爲隨口用以起勢耳，亦爲不兼意者，實乃本末倒置。則孔子所言之「興」，漢儒釋之爲「引譬連類以爲興」，若證之毛公所標，其爲必兼意者，無疑也。

詩序雖未必孔子之舊，然夫子選詩已定，平日弟子問答之間，豈遂無一語及之乎？則序言未必全無孔子之意，可以斷言。故程頤以爲「學詩而不求序，猶入室而不由戶也。」陳奐亦謂「讀詩不讀序，無本之教也。」然則，詩義之賴序而明者，實不可勝言；乾嘉以還，學者尤多闡述，古學精微，終焉復盛，蓋有以也。是則詩序爲讀詩之津梁，又可想見。今存之古序，意賅言簡，詞潔義深，頗類經之文，且鄭玄又明言爲毛公前之舊聞，其爲釋經之門戶，固可知也。此一二語，原爲師承授受所本，所以闡揚師說，最爲精審。蓋即古言古，古序最早；頌美譏過，春秋餘義；文字簡明，體例純正；編詩大義，獨識其詳；釋旨精微，證據經傳；經義所在，示人周行；美刺時君，合乎史實；譏評政教，切於時義；皆足以明古序之可遵可寶也。古人創作，索物以比，興會無端，則非通於作詩者，實難與語。詩經無題，無從更索，而古序精審，又有毛傳以輔，固較可從。成伯瑜、程大昌、蘇轍皆裁之以言，允爲特識。

孔子曰：「汝爲周南召南乎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！」又曰：「關

雖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「關雎之亂，洋洋乎盈耳。」此夫子以二南爲最得性情之正，人倫之厚之故也。先儒亦以詩之首周召，猶易之首乾坤，書之首典謨，推崇尤爲備至。聖人編詩論詩，特以二南爲大，以其陳正家之道，以諷天下人倫之端，王化之本也。故二南之風行，則人倫正，朝廷治。是知聖人編詩行教，恆寓大義於其間，此固學者所深信也。蓋二南者，修齊之本，而修齊又平治之本，夫子舉其要以教人，本末先後，固自有序。其義與大學，實相表裏，蓋大學言修齊治平之理，二南言聖人修齊治平之事；大學是聖人立法以教人，二南是聖人躬行心得於上，而化行俗美於下者，故學二南者，未可徒誦其文，而不考聖人行事之實！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，皆合乎修齊治平之道，三綱八目之旨。然三綱八目，修齊治平，此聖人理想之極至，寔其架構而已；若推論其致此之途，則捨「尚賢」無由也。故二十五篇所示，毋論其爲人臣、婦媳、子女，莫不以「賢」者爲尚；蓋修齊治平，三綱八目，必待「尚賢」，而後始克竟厥功。賢臣治國，賢女齊家，賢子則祈於繼往開來，固有其深意焉。第以五倫肇端夫婦，而八目始於齊家，故夫婦和，室家樂，乃能孝親忠君，敦睦睦鄰；所謂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，此先王慮天下之遠，而先教之以此，故言之特詳也。

夫子嘗言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是三百之篇，皆出於誠正而無邪也。然又謂：「鄭聲淫」、「放鄭聲」，故學者惑之。實則，「聲」與「詩」不同，「鄭聲」非「鄭詩」也。「淫」與「婬」亦異，「鄭聲淫」非「鄭詩婬」也。音律爲聲，篇章爲詩，聲者樂也，音調之謂，非詩詞也。聲生於響，詩成於志。詩之與聲，迥不相合。魏文侯以鄭衛之音爲新

樂，孔子亦「惡鄭聲之亂雅樂。」則所謂鄭聲，實當時泛濫過度，失其中和之新樂耳，非國風之鄭詩也。朱子不達斯旨，妄議聖學，而詩義靡矣。詩集傳之所以爲世人群加指謫者，自無過淫詩一節，朱子雖亦莊士醇儒，歸宗道學，嚴守禮教，然其斥戀歌爲淫佚，反失宗經徵聖之意，而違詩人本旨，固非通儒之學也。朱子以「鄭聲淫」爲「鄭詩淫」，又以「淫」爲「婬」之意，是望文生義也。且又不信孔子「思無邪」之說，謂孔子之稱「思無邪」者，正以其爲「有邪」也。而變風中之淫亂詩篇，其不止於禮義者正多，以爲作詩者非皆思之無邪也。按夫子既稱詩三百爲思之無邪者，焉得強辨以爲「有邪」哉？詩人既能修辭立誠，則讀者亦當心存敦厚，乃可得其溫柔之教，而閔惜創懲之意，乃可隱然自見於言外。朱子曲爲訓說，巧爲辨數，其無益於聖教也明矣。變風之詩，其述列國之事，固多淫亂；詩人鋪陳其事，以爲鑒戒，即所謂「變風發乎情，止於禮義」者也。「發乎情」，即所謂思也；而「止於禮義」，則所謂無邪也。與聖人之言，吻合無間。而朱子一以爲鄭衛桑濮，爲里巷狹邪之所歌，淫詩爲淫人所自道，則詩歌之作，乃幾於勸淫，安得「垂鑒戒於後世」？設身處地，借口代言，詩歌常例也。不然何以女贈男者甚多，男贈女者殊小，豈鄭之能詩者皆淫女乎？詩經時代，教育未普及，一般百姓，知識水平低下，里巷草莽，焉可人人能詩，而能詩者又皆爲淫女？如朱子所言，非特不足以鑒戒，乃幾於勸淫矣，其何益於世道，而於聖人「溫柔敦厚」之旨，得無相悖乎？則朱子淫詩之說，其不愜人意，又可知也。

斯篇之作，即就孔子之言論，建構其詩學體系，故顏之曰《孔子詩學研究》。除第一章，

緒論詩歌之起源，以明情性所興，統緒所繼，為略與孔子不相干外，餘皆以孔子之言論為發端，詳其內容，論其指歸，以明詩經之原本，實孔子所自來。若「孔子選詩及其詩教」、「孔子論詩之大義及三百之成《經》」、「欲觀於詩必先知比興」、「重建詩古序為釋經之門」、「詩經周南召南之尚賢思想」等，皆曾先後於國內外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發表，其中亦有發前人之未賅，補先儒之疏漏，辨眾家之訛舛者，雖深淺之未能盡合人意，亦不無表示個人治學之一端，故不揣樸昧，撰為斯篇，豈敢評騭古人，妄作解頤，惟意存於曲直，非有心於愛憎也。海內方家，博雅君子，幸垂教焉。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元旦

文幸福

謹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孔子詩學研究 目錄

自序

第一章 詩之起源	一
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節 前言	一
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節 歌詠之興生民即有	二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三節 詩之起源	五
----------------	---

一 緣於對神祇之敬祀

二 緣於對勞作之助興

三 緣於對群體之娛樂

四 緣於對戰爭之踴躍

五 緣於對異性之好逑

六 緣於對人事之記載

第四節 結語	一四
--------	----

第二章 孔子選詩及其詩教	一五
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 前言	一五
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采詩簡述	一六
----------	----

第三節 孔子選詩不刪詩述微	一九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節 孔子詩教闡微	二五
------------	----

一 修德之教

二 處世之教

三 從政之教

第五節 結語	三九
--------	----

第三章 孔子論詩之大義及三百之成「經」	四一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節 前言	四一
--------	----

第二節 孔子論詩之大義	四三
-------------	----

一 博識物性

二 興觀群怨

三 事父事君

四 興詩成樂

五 義歸無邪

第三節 孟子繼志

第四節 荀子以詩爲「經」

第五節 結語

五六

六〇

六三

第四章 欲觀於詩必先知比興

六五

第一節 前言

六五

第二節 比興之別簡述

六六

第三節 興比釋例

六九

一 興體釋例

二 比體釋例

第四節 不知比興無以觀詩

七六

一 賦體而以興言者

- 二 比體而以興言者
- 三 比體而以賦言者
- 四 興體而以比言者
- 五 興體而以賦言者

第五節

毛傳不標反興

八四

第六節

結語

八九

第五章 重建詩古序爲釋經之門

九三

第一節 前言

九三

第二節

詩序雜沓三分歸原

九四

第三節

續序參差慎擇得失

九八

第四節

古序精審釋經門戶

一〇四

一 即古言古，古序最早

二 頌美譏過，春秋餘義

三 文字簡明，體例純正

四 編詩大義，獨識其詳

五	釋旨精微，與群經合	
六	經義所在，示人周行	
七	美刺時君，合乎史實	
八	譏評政教，有其時義	
第五節	結語	一一七

第六章 詩經周南召南之尚賢思想

第一節	前言	一二一
第二節	周南召南大義簡述	一二二
第三節	周南召南尚賢思想探微	一二五
一	賢臣	
二	賢女	
三	賢子	
第四節	結語	一四六

第七章 孔子放鄭聲及朱熹淫詩說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第一節 前言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
第二節 鄭聲淫述微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
一 聲與詩有別

二 鄭聲非鄭詩

三 「淫」字非「婬」意

第三節 朱子淫詩說之淵源……………一五八

第四節 朱子淫詩說辨疑……………一六六

一 源於對孔子言論之誤解

二 以爲變風非皆「止於禮義」

三 誤以「淫詩」多「淫人自道之辭」

第五節 結語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
第八章 總結——孔子之詩義精神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第一節 前言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第二節	興觀群怨與事父事君·····	一八二
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興觀群怨

二 事父事君

第三節	放鄭聲與思無邪·····	一八六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鄭聲淫與放鄭聲

二 思無邪

第四節	漢學偏於政朱學得其邪·····	一九〇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漢學四家之說

二 朱子之說

第五節	孔子不語怪力亂神·····	一九五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 陰陽災異之說

二 神話不經之論

第六節	今人以意逆志而忽於知人論世·····	一九八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七節	結語·····	二〇一
-----	---------	-----

附錄一	詩經南風雅頌探原·····	二〇三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錄二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——從詩經兩首棄婦詩〈谷風〉〈氓〉

析論古代婦女的社會地位與現代省思

二三七

附錄三 〈野有死麕〉淫詩乎？

二六七

重要參考文獻

二七五